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四　貴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三門第四子攝頌之餘

縁處同前時給孤獨長者每於晨朝往逝多林礼世尊足礼已掃寺內地後於一時長者他縁不遑入寺世尊經行見地不淨起世俗心作如是念如何令彼帝釋天主從香醉山持篲来至諸佛常法起世俗心乃至蟻子咸知佛意若起出世心聲聞獨覺尚不了知况餘能測時天帝釋既觀知已便作是念大師何故起世俗心乃見世尊躬欲掃除逝多林地既知佛念便詣香醉山中取五百上妙掃篲輕軟如綿至佛前住尒時世尊意欲令彼樂福衆生於勝田中植淨業故即自執篲欲掃林中時舍利子大目乹連大迦攝波阿難陁等諸大聲聞見是事已悉皆執篲共掃園林時佛世尊及聖弟子遍掃除已入食堂中就座而坐佛告諸苾芻凡掃地者有五勝利云何為五一者自心清淨二

者令他心淨三者諸天歡喜四者植
端正業五者命終之後當生天上後
時給孤長者来入林中聞佛世尊及
大弟子躬自執篲遍掃林中便作是
念如来大師及諸聖衆躬自執篲掃
逝多林我等云何敢以足蹈時彼長
者情懷愧悚立不敢前佛知故問諸
苾芻曰立者是誰苾芻白言大德彼
是給孤長者聞佛世尊及大弟子各
親執篲掃逝多林情懷愧悚當處而
立不敢前行佛告長者口誦經法當
可前行由佛世尊敬重法故諸阿羅
漢皆尊敬法長者即誦伽他行詣佛
所礼雙足已退坐一面尒時世尊為
說妙法開示勸導讚勵慶喜是時長
者聞法踊躍奉辤而去時諸苾芻咸
皆有疑請世尊曰希有大德自於正
法生尊重心讚歎恭敬佛言今者如
来離染瞋癡遠生老死無憂悲苦具
一切智於一切境皆得自在於法尊
重讚歎正法未為希有汝等當知我
於往昔具染瞋癡未離生老病死現
有憂悲苦惱為法因緣捨自身命汝

矣

今善聽我當為說乃往古昔婆羅痆
斯城中王名梵授以法化世人民熾
盛安隱豊樂廣說如餘
時梵授王深信正法禀性賢善自利
利他憐愍一切常行惠施有大慈悲
離染著心曾無悋惜後於異時王大
夫人忽然有娠便生異念求聞妙法
夫人白王王命相師問其所以彼白
王言由大夫人所孕聖胎遂生是念
尒時大王即為求法便勑大臣盛金
滿箱周遍國界奉金求法竟未遂心
月滿生子顏容超絕衆相具足廣說
如餘王作是念此兒端正人所樂觀
未生之時已希妙法宗親共集與作
何名大臣白言王子未生已希妙法
應與立字名求妙法王令八母乳養
供承廣如餘說乃至如蓮出水年漸
長大常求妙法竟未遂心王崩之後
自紹王位告諸群臣卿當為我求於
妙法群臣受勑即持金箱遍瞻部內
處處求訪無法可得臣白王言在處
遍求無法可得時求法王不滿所願
常懷憂惱時天帝釋觀知王心為求

法故而懷憂惱即作是念王雖如此
真偽未知我應往試遂即變身為大
藥叉舉手張目形容可畏至王前立
便說頌曰
常修於善法　不作諸惡行　此世及後生
寤寐常安樂
王聞此頌心大歡喜告藥叉曰仁者
當重為我說此伽他時彼藥叉即報
王曰王用我語我當為說王曰唯然
願為宣說隨意無違時藥叉曰大王
若實樂法者可作火坑七日七夜燒
炭猛焰投身入中我為重說王聞斯
語倍增忻躍報藥叉曰此不敢違王
即宣令遍告國中我為樂聞妙法七
日之後當入火坑一切有緣樂希有
者可来觀我既宣勅已舉國皆知無
量衆生至期咸赴由王重法至誠所
感於虛空中復有無量百千諸天鼓
樂絃歌香花供養慶希有事重王至
誠悉皆来集時彼藥叉七日既滿便
昇虛空告菩薩曰所期已至可入火
坑尒時大王遂立太子紹繼王位普
召群臣咸乞歡喜共為辭別漸近火

白大

坑臨岸而立即說伽他曰
如是炎熾大火坑 紅焰如日令人怖
我今歡喜投身入 為法曾無悔懼心
令我雖處火坑中 決定當求希有事
願此福利資含識 猛火變作妙蓮池
尒時大王說伽他已便自投身入火
坑內放身纔下時大火坑變作蓮池
清涼可愛是時菩薩身無虧損時天
帝釋見其希有人天歸敬復帝釋身
即為彼王重說前頌
常修於善法 不作諸惡行 此世及後生
寤寐常安樂
尒時菩薩受斯頌已即出池中書之
金葉遍瞻部洲城邑聚落咸悉告知
普令修學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時
求法王者即我身是為求法故委棄
身命何況今時於勝妙法不生尊重
是故汝等應當修學我於妙法恭敬
供養尊重讚歎如是誠心依法而住
自利利人法皆具足苾芻聞已歡喜
奉行
如世尊說若掃地時有五勝利時有
老宿苾芻弃禪誦業入逝多林皆親

掃地佛言我於知事人作如是說非
諸耆宿苾芻修行業者然於我所依
善法律而出家者有二種業一者習
定二者讀誦苾芻聞佛為知事人寮
作是說其知事人不能遍掃逝多林
地佛言隨要當掃若月八日或十五
日應鳴揵稚摠集衆僧共為灑掃時
諸苾芻既奉佛教於掃地時談話俗
事遂使護寺天神及非人類并餘法衆
聞說戲論生嫌賤心佛言不應尒應
說法語或聖默然時諸苾芻既掃地
已塵土坌身不信敬人見生嫌賤佛
言既掃地了除去糞穢應可洗身若
不洗者以水溼手拭去塵坌洗手濯
足如常所為佛言每至八日十五日
觀察牀敷苾芻摠作佛言不應尒可
令弟子詳審觀察恐有蚤虱及以汙
穢如佛所言見淨掃地誦經而蹈者
苾芻灑地然後淨掃作曼荼羅餘人
見時不敢足蹈佛言應誦伽他蹈過
無犯勿生疑惑如是應知諸香臺殿
幡竿制底如來形影皆誦伽他然後
足蹈若不尒者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四　第六張　貴

矣

尒時北方有一國王送二童子與勝光王以為國信一名馱索迦一名波洛迦其馱索迦能作飲食波洛迦解敷牀座凡邊國人性多饕餮每因遊行便入市中取他魚餅隨意而食尒時食主即便苦打時二童子還至王所自言大王我向壥中少取魚餅時彼家人苦打於我極困幾死王聞語已勑告市人汝等當知所有飲食自須掌護我此二童不應輙打後於異時王罷朝已蹔為偃息時二童子各在一邊為王按摩摇動王足見王不語二云王睡二云如是王聞起念豈非此二有私語耶遂便佯睡伺其所說時馱索迦告波洛迦有後世耶荅言何有後世時波洛迦告馱索迦曰世間頗有阿羅漢不馱索迦曰世間無有阿羅漢果時王聞彼二童子語已便作是念此二童子俱起惡見一是斷見一是邪見王告大臣大臣轉語遂令國內遠近咸知王二童子是邪惡見人時給孤長者於大衆中分明告示震師子吼作如是言若於我舍而

矣

命終者必得生天王聞語已作如是
念長者若来此二童子我當付囑後
於異時給孤長者来至王所自將小
童持其坐物既置座已尒時童子即
便出外與餘童子共為戲樂小童去
後王作是念今正是時以二童子用
相分付即便竊告守門人曰長者童
子勿使入来門人奉教不令其入長
者坐久心念還家從座而起顧眄使
童王言長者何所顧耶白言大王我
覓使童王言長者我有二童今付長
者可領將去彼觀王意俛仰而取復
作是念何因大王付我二童復思此
二先是惡見王今試我令違將去是
時長者即共還家既至家已命掌庫
人曰此二童子所須之物悉皆給與
又復告彼市肆諸人若二童子有所
須者君可與之明書價直我倍酬還
時二童子至掌庫所求索所須皆隨
意得告掌庫者曰我所求覓君皆與
耶答言盡與童子復問誰遣如是答
是長者二童相謂長者於我父母無
異我所求者皆悉無違復於異時相

矣

隨入市諸人遥見皆喚二童汝来我
處隨意所食二童報曰昔時遥見各
擔食盤今日遠觀恙皆喚我非無所
以幸為說之諸人咨曰汝昔强飡一
無酬直今時長者倍還其價我等緣
斯故相命食二童聞已復相謂曰長
者慈悲深見憐愛還白長者若有作
業幸當見付報言且住後當令作後
時長者將彼二童入逝多林俱持箒
箒令掃僧地長者有緣須還本宅告
二童曰我緣須出汝等且留淨掃寺
中屏除糞穢作是事已方可還家地
既淨已欲除糞掃佛神力故令糞无
盡時此二童孝敬於主竭誠用力除
糞不停尒時佛告阿難陁曰為此二
童應留殘食時阿難陁留殘命食二
童作念要除糞了我當還家而不食
此聖者殘食佛以神力除東畔時西
畔還在除西畔時東畔還在如是艱
辛至日將暮
佛告阿難陁令此二童當近汝宿汝
復遍告諸苾芻等我先所說善事當
隱惡事顯露欲令二童捨惡見故宜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十四　第九張　貴

矣

現其善汝等苾芻有得定者如定而
住至於初夜時阿難陁宣佛教已時
諸苾芻即於初夜或放光明或現奇
相二童見已告阿難陁曰此是何物
阿難陁曰彼是阿羅漢現諸神變時
二童子白言聖者於世界中有阿羅
漢耶阿難陁曰豈汝二人不自親見
何所致疑然此二人先起邪見謂無
應供今見神通邪見便息而生正見
佛於中夜起世俗心如何令彼釋梵
諸天咸来至此廣說如上時諸天衆
觀知佛心咸来佛所由彼威力有大
光明二童見已問阿難陁此是何光
荅曰此是梵釋及餘天衆来詣佛所
現此光明問言聖者有他世耶荅曰
汝既親見何所致疑彼二童子先時
邪見謂無後世今見天衆即於此時
生正見心深自慶幸俱詣佛所頂礼
雙足退坐一面尒時世尊稱其根性
說四諦法示教利喜令得開悟以金
剛智杵斷二十種有身邪見山證預
流果既得果已重礼佛足白言世尊
我今願於如来善說法律出家近圓

成苾芻性勤修梵行世尊即便命言
善来馱索迦波洛迦汝修梵行時彼
二人於佛言下鬚髮自落瓶鉢在手
如初剃髮經七日来進止威儀同百
歳者頌曰
世尊命善来　鬚除衣著體　威儀如百歳
隨佛意皆成
尒時世尊親教授彼二苾芻精勤無
倦未久時間得羅漢果廣說如餘乃
至梵釋諸天所共敬重
尒時世尊度馱索迦及波洛迦令出
家已勝光大王既聞是事情生嫌恥
如何世尊度此邪見令其出家斯非
善事由彼邪見人所共知世尊聞已
作如是念於我衆中聲聞弟子諸惑
斷盡功德尊重同妙高山如何國王
生輕慢想斯成大失我今宜可彰彼
二人有殊勝德時給孤獨長者来礼
佛足在一面坐聽佛說法示教利喜
于時世尊默然而住長者即便從座
而起合掌恭敬白言世尊唯願大師
及諸聖衆明就我家為受微供佛默
然受長者知已礼佛而去

吳

尒時佛告阿難陁曰汝今宜去告馱
索迦波洛迦曰汝等二人明日宜應
至長者家為衆行水于時尊者奉佛
教巳至二人所具陳佛教時彼二人
奉佛勑巳報言尊者如世尊教我當
奉行便作是念何故世尊捨諸耆宿
及以中年於我二人曲為顧命令我
行水豈非世尊欲於我所彰其勝德
我等宜應滿世尊願尒時長者即於
其夜具辦種種淨妙飲食所謂五噉
食五嚼食即於晨朝敷設牀座及盛
水器莊嚴巳訖遣使白佛飲食巳辦
唯願知時尒時世尊著衣持鉢與苾
芻衆詣長者家至其食處就所設座
及諸大衆悉皆坐巳是時長者復遣
使人白勝光王曰我於今日在自家
中請佛及僧微設供養唯願大王暫
來隨喜時王聞巳便與太子及內宮
人邑從相隨至長者宅共申隨喜既
至佛所礼足而坐
尒時具壽馱索迦於上座前立手執
瓶水神力加持令所注水從上至下
次第洗手尒時具壽波洛迦於下座

前立執淨瓶水神力加持亦令其水
從下至上次第漱口時勝光王見是
事已便作是念斯何者宿大德苾芻
親於佛前敢現神力即起尋水至下
座邊見波洛迦手持瓶水後更尋水
至上座邊見馱索迦持瓶而立極生
希有長舒右手出讚歎言希有佛陀
希有達摩善哉正法能於現世令馱
索迦波洛迦等捨罪惡見證獲如是
殊勝之德時彼長者既見大衆悉坐
定已便以自手行諸飲食大衆飽已
洗手漱口嚼齒木已屏除鉢器即取
小席親於佛前長跪聽法
尒時世尊為勝光王及大長者隨機
說法示教利喜從座而去
時諸苾芻至住處已咸皆有疑請世
尊曰大德此馱索迦波洛迦曾作何
業生在邊地一是斷見一是邪見又
作何業於佛法中而為出家斷盡諸
惑得阿羅漢佛告諸苾芻此之二人
自所作業果報成熟廣說如前乃至
果報還自受之汝等諦聽乃往古昔
此賢劫中人壽二万歲時有迦攝波

佛出現於世時此二人投彼佛法而
為出家二人為伴往詣邊國無教授
師自修禪定實無所證作證解心臨
命終時誹謗聖法生邪見心作如是
語迦攝波佛誑惑世間斷盡煩惱得
阿羅漢我於諸惑不能斷盡何有餘
人得阿羅漢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
時二人無師習定者即馱索迦波洛
迦是由謗聖法生邪見故經歷多時
墮於惡趣復於多生常處邊地起邪
見心乃至今身還生邊地起邪見心
由彼二人讀誦受持蘊界處緣生道
理及處非處悉皆善巧由斯業力於
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阿羅
漢無師習定有如是過是故汝等不
應無師輒自習定若輒學者得越
法罪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長者於蘭若處
造一小室時有苾芻於此而住時屬
春陽為熱所逼形色萎黃瘦損無相
欲移住處往白長者仁當守護我欲
他行長者問曰有何闕少而欲他行
苾芻答曰我無闕乏然為時熱室小

難居長者荅曰若畏熱者為造地窟
荅言長者佛未見聽苾芻以緣白佛
佛言須地窟者隨意應作長者為作
至夏月時復多溼氣便不堪住後白
長者言我欲他行同前問荅然為地
溼痰癊病增不堪居住長者荅曰若
如是者為造大舍苾芻告曰世尊未
許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任為大舍長
者便造以無簷故柱危欲破以緣白
佛佛言安簷若恐摧者應安邪柱以
釘釘之
第三門第五子攝頌曰
石塩安角內　藥器用氍毹　安替誦經時
以物承其足
緣在王舍城竹林園中時具壽畢陵
伽跋蹉從出家後身常抱疾有同梵
行者來相問訊言上座四大安隱不
荅言我患寧有安隱復問上座比來
曾服何藥荅曰曾服石塩若尒今何
不服荅言賢首佛未聽許苾芻以緣
白佛佛言我今聽諸苾芻應畜先陁
婆塩苾芻隨處安置遂令銷滅佛言
不應如是隨宜安置應可畜筩便安

竹筩亦還銷失佛言應用角筩安塩
於內遂用新角更令臭穢佛言應用
牛糞水煑洗乾無損佛言石塩應安
角中者不解安蓋塵土便入佛言著
蓋苾芻不解佛言還應用角時畢隣
跎跋蹉因患問荅同前須畜藥椀佛
言應畜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長者娶妻未久
便生一息年漸長大遂於善說法律
而為出家但卧空牀未有氈席長者
後時入寺遊觀便見其子但卧單牀
更無氈席告言聖子自餘苾芻皆有
氈席汝何故無荅曰諸人多是宿舊
出家先來貯畜我新捨俗由斯未有
荅言若尒我舍有好氍毹可用敷卧
荅言佛未聽許以緣白佛佛言聽用
氍毹苾芻即便不以物襯赤體而卧
遂多垢膩長者入寺見其垢惡便不
識認問其子曰更得褥耶荅言舊物
父言因何垢汙以至於此荅曰為無
襯替致令汙染父曰此貴價物令其
損壞汝今宜可安替而用苾芻以緣
白佛佛言雖是私物亦應安襯若不

著者得越法罪
縁處同前佛言應誦經者可昇高座
其人坐師子座下垂雙足致有勞倦
佛言應作承足牀苾芻不解佛言若
座不移動應以甎作若移轉者可用
版為難以版作移舉時難可於四角
各安鐵鐶隨意擎去時有求福苾芻
及信心俗旅於足趺上塗以香泥時
誦經師不敢足蹋佛言以草及蕠替
而方蹋勿致疑心
縁處同前佛言作承足牀林中苾芻
此物難得垂足勞倦以縁白佛佛言
以石支足
第三門第六子攝頌曰
拭面巾跣薄　唾盆并襯體　鐵槽砌基地
日光珠浣衣
縁在王舍城畢隣陁跋瑳身常抱疾
頭面垢膩問答同前乃至上座先持
何物答曰持拭面巾今何不持答言
佛未聽許以縁白佛佛言有病無病
應持面巾
縁處同前畢隣陁跋瑳苦熱身黃悶
答同前乃至上座先持何物答曰持

踈薄衣今何不持㐲言佛未聽許以
縁白佛佛言熱時應着踈薄之衣
縁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苦患疥瘡
於牀兩邊弃其涎洟令不淨潔天將
欲曉門人入房礼問安否洟唾汙額
苾芻見問即以事荅苾芻曰我試觀
諸苾芻共生嫌耻云何苾芻於僧房
之便入房中見其洟唾牀邊狼藉告
中洟唾不淨以縁白佛佛言非是合
棄洟唾之處不應輙弃若在闇中不
頭扣地而為礼拜須致敬者口云畔
睇但有請白咸應如是若患傷寒涎
洟流出應以器承者器物時致有傾
側更多穢汙佛言可安支物彼置圓
繩然由傾側佛言其承唾盆及洗口
器形如象跡底凸向內置地安穩棄
唾水時即便却出佛言盆內安物苾
芻不解佛言應截草置中或安沙土
等有多蠅附佛言應扇去之盆有臭
氣佛言時時應洗洗已不曬致有虫
生佛言曬乾復有苾芻涎唾不止待
器乾時事便廢闕佛言應畜二盆更
手而用苾芻蹬下讀誦經行若洟唾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四 第十八張 貴

矣

時隨處棄擲佛言不應尒棄者得越
法罪然於寺中四角柱下各安唾盆
若有唾者可棄於此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名曰毛血
昔於五百世若生若死常處地獄後
生人趣處在居家常好嚴身戲樂無
猒不思地獄後於異時在佛法中出
家修行見佛說法於三藏教說地獄
苦傍生餓鬼人天差別聞地獄時極
苦現前身諸毛孔並血流出衣裳黵
汙常有臭氣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如
此苾芻應畜襯身衣苾芻即便披在
衣外遂生譏醜佛言應在內披其身
瘡癢將此衣揩佛言不應如是若有
濃血當以樹葉作湯徐徐洗除其襯
身衣時時浣染曬曝令乾
緣在王舍城具壽畢隣陁跋蹉身常
抱疾同梵行者問荅同前乃至上座
先持何物荅曰曾持鐵槽安藥湯浸
若尒何不持用荅言佛未聽許以緣
白佛佛言病者當畜鐵槽
緣在室羅伐城時諸苾芻於夏雨時
旋繞制底有泥汙足佛言應可布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四 第十九張 貴

矣

上以砕軌和泥打之復安礓石灰泥
塔大難遍佛言應齊一尋此亦難辦
佛言安版復更難求佛言步步安軌
苾芻寺門及寺内地多有泥陷佛言
如上所作准事應為
縁處同前有一長者於静林中造一
小舍苾芻寄住時當寒節苾芻觸冷
身形羸痩来告長者曰我欲他行荅
言聖者有所闕耶報言無之但為苦
寒長者曰仁住於此我與日光珠令
常得火荅言長者佛未聽許荅曰佛
大慈悲必聽受用苾芻以縁白佛佛
言若須日光珠者聽畜隨時出火長
者便與苾芻受用時有五百群賊欲
打小城過苾芻處告言須火報曰現
無賊曰何方得火荅曰賢首有日光
珠能出於火便示其處賊去破城迴
至於此欲奪其珠問珠何處苾芻示
珠賊取而去苾芻患寒至長者所報
言我寒具如上説長者曰珠在何處
荅曰有賊將去長者曰此貴價物不
容舉掌令賊將去深成可惜苾芻以
縁白佛佛言此之貴珠不應示賊應

矣

與其火如日光珠月光亦尒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令浣衣人洗濯
衣服時浣衣者多得他衣洗浣未了
時鄔波難陁至日晡後便持故衣詣
洗衣處報言為洗荅曰現有多衣明
當為洗便生忿怒彼言勿瞋可留而
去我今為洗即便留衣與衆多衣一
處同浸遂令赤色染壞他衣彼見愁
惱掌頰而住多人来見皆共譏嫌苾
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由浣衣故生
衆譏嫌告諸苾芻曰鄔波難陁以赤
色衣汙他衣物是故苾芻不應以赤
色衣令他洗浣作者得越法罪六衆
聞已便將白衣令彼洗浣彼便撥打
令衣損破佛言苾芻衣皆不應令浣
衣人洗
緣處同前六衆聞佛不許令他洗浣
衣物即便持衣至浣衣處以物纒頭
於池水邊自洗衣服衆人見譏苾芻
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至浣衣處
自洗衣服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苾芻便於大版木上撥打
浣衣令衣破壞佛言不應尒應在盆

中以煖水浸徐徐自手洗濯令淨併
令手洗苾蒭不能佛言用脚時有手
足皆患不能佛言令他為洗應可自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雜事卷第十四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雜事卷第十四 第十二張 貴

矣